

日常幽微之光： 評《閉上雙眼是種罪》

文 | 吳淑棉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研究所碩士生 圖 | 國立臺灣文學館

微光照見黑衣人，而人出現在瓦楞紙箱堆疊的空間和象徵似的大型傢俱之間，創造出介於純粹與卡通感的意境，展場的外緣則以鷹架撐起來，戲劇的事件在這種迷幻的超現實情境裡面鋪陳。〈盜火劇團〉藉由母女三人的日常絮語，將看似微小、無關緊要的衝突爭執，穿插了眼下現實生活事件，來表現《閉上雙眼是種罪》的戲劇旨趣。

展 覽
與
活 動
EXHIBITION
AND
EVENT



獲選 2016 年「台灣文學獎」劇本創作金典獎的《閉上雙眼是種罪》，是劇作家太陽卒的原創作品，透過了國立臺灣文學館「2018 文學劇場展演計畫」，由多位新生代劇場藝術工作者所組成的〈盜火劇團〉製作演出。藉由母女三人的日常絮語，將看似微小、無關緊要的衝突爭執，穿插了眼現實生活與心底隱藏事件。「閉上雙眼是種罪…」以問號或句號作為終結，導演謝東寧選擇留白，讓觀眾自行完成。

一束白色微光射向舞台，幽暗中窺見，黑衣工作人員在光線外，擺放道具、測試聲音，已就座的觀眾群，滑起手機、竊竊私語，交織眾人散落語境，演出者齊藤伸一揮動紅色水管劃破空氣，疏離聲響，聚合目光，「戲」正要上場。舞台下，兩位現場音樂暨聲響演出者，同步鋪陳詩意流動的音線，戲劇空間不再侷限目光所及；讓耳朵聽見，到更遠，連結世界訊息網絡，或存乎角色內心深處低迴。

鷹架外露的舞台佈景，以瓦楞紙箱堆疊演出場域與大型傢俱，創造純粹而略帶卡通感的意境，運用燈光設計，交叉呈現平凡的居家生活、迷幻的超現實情境。舞台右側，是媽媽從未踏上的，姐妹倆交心深談的書房、健身房、自家用車廂中，燈光折射三處場景氛圍，亦反映兩位角色，各階段內心轉折；舞台左前方，是媽媽發洩不滿情緒的陽台，姐妹倆不曾進入。媽媽對妹妹的發語詞總是「你們年輕人……」，其光說不做的節儉性格，落入姊妹倆慣有抱怨中，隱含心疼無奈。三人共同生活空間，僅以角色的走位動線，隱約切割兩代三人，不同的生活態度，無意間將彼此隔離，「為了你好」的意念，到達不了對方的心底。

劇作家將故事設定在發生「事件」一年後。燈光亮起，姐妹倆一坐一臥沙發上，妹妹雙眼無神直視著前方，電子音樂背景，漸次疊入都市喧囂聲、電視節目音效，直到另一位黑衣演出者劉天涯機械式播報新聞，「學測成績」勾起妹妹回憶，劇中隱形的主角「遠房大表哥」自姊妹對話中出



媽媽（右／周羿汎飾）一出場，即在廚房做飯，角色清晰。

場，生命逝去所遺落之未完成，將妹妹看待世界的目光，包裹成一連串疏離質疑的問句；大表哥早熟形象不斷出沒於媽媽、姊姊的口述間，無法得到答案的妹妹，將對人性的叩問，隱藏在任性的不平之鳴中。

客廳沙發作為敘事主場景，三位主角存在戲劇中的象徵符號，編列紙箱框架，隨人物的日常行動，重複發生作用，偶爾拋出角色生命議題。媽媽（周羿汎飾）一出場，即前往廚房，穿上圍裙洗碗、作菜，停留在鍋碗瓢盆、柴米油鹽界定的生活，切菜聲響配合詼諧韻律，觀眾笑聲中，似乎不自覺將自己的母親形象在此疊合；樂聲愈加強烈，五光十色的異質想像，

竟是來自隔壁的嘈雜流行樂，媽媽抓起鍋鏟敲打回擊，直覺式回應可見其單純性格；賴在沙發上的妹妹（康雅婷飾），抱著粉色恐龍布娃娃，是拒絕長大、抑或對抗些甚麼？停滯空轉的生命狀態中，電視在其前方不停播放，觀眾的存在彷彿新聞事件，輕覆身上的螢幕投射光線，與資訊流動、電音節奏的包圍，是既厭惡又渴求的防護罩，讓妹妹看似關心社會大事，實則藉此忽略受事件影響而剝奪生活安全感的自我。從不曾獨自出場的姊姊（張釋分飾），或與妹妹同坐沙發上、書房裡，討論生活、工作、作品、未來，或從廚房中為媽媽和自己，倒出兩杯飲用水，水聲流瀉未出口的話語；穿梭兩人間，成熟得體，永遠將公事包置於身旁，穿戴上社會家庭所期待的樣貌，模糊存在著，面對妹妹不夠積極求職或求學深造、不務正業的不解，總是溫柔堅定地驟下定論。當姊姊趕回家拿文件，妹妹直接從「書房」取出，與姊姊交換回一封來自「外界」法院通知，為看似平淡的母女相處，埋下未知伏筆。



妹妹（中／康雅婷飾），戲份頗重。



姊姊（左／張釋分飾）與妹妹有綿密的對話。



演後座談，左起：劇作家太陽卒、副導演劉天涯。

諷刺的是，三人開始有效溝通，竟是透過「手機」，累積的空洞，在現代科技協助下，逐步彌平。網路社群留言，潛藏另一段主要故事；姊姊載著妹妹，前往聯誼聚會，高處方格此刻化身都市大樓，車流光線挪移，緊急煞車後，妹妹內心積壓的感受，在瞬間被傾倒而出，無法擦淨那狀似大表哥的照片，朗讀過酸民的冷言冷語，而自問：「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……在我們國家，閉上雙眼，竟成了一種罪。」四面牆外的觀眾，總算明白大表哥是在閉眼休憩時，遭遇意外，身亡；置身事外的網民們留下的偏激文字，如刀劍般刺傷受害者親友的內心，忍不住反擊的妹妹，因而被告，收到法院文書。返家後，未鎖門的媽媽，擁抱著妹妹的布娃娃，一家三口欲言又止的試探關懷，努力理解、靠近彼此。

終場，姊妹倆來到安靜的遠方度假，超越舞台的雲朵投射，黝黑舞台恍若人間秘境，姊姊稍稍褪去完美形象，承認自己的白色謊言；妹妹不再受到電子產品干擾，說出了心中對於大表哥，兩年來不曾消退的懸念：「最後一刻他的腦海中出現的事？若是我，會出現什麼？那些未完的事，覺得悔恨、還是會捨不得？」在妹妹銳利的注視下，隱身在黑暗裡的觀眾，將選擇繼續冷眼旁觀，或者試著感同身受？童年的音樂盒已被開啟，尾奏吉他響起，清澈木琴聲，敲下最後一個節點，輕輕地，角色是否已尋回「完整的自我」？然眾人即將離場，在各自幽微生命脈動中探索，繼續前行之光。☒